

丛书主编◎朱小蔓

J
O
H
N

D
E
W
E
Y



世界著名
教育思想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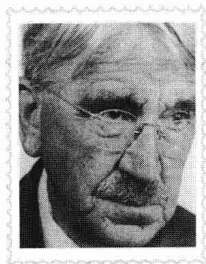
杜威

丁永为◎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朱小蔓



世界著名
教育思想家

杜威

丁永为◎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丁永为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5
(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
ISBN 978-7-303-14140-1

I. ①杜… II. ①丁… III. ①杜威, G. (1859 ~ 1952)
—教育思想 IV. ① G40-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8895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DU WE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 mm × 210 mm
印 张: 6
字 数: 14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90 元

策划编辑: 郭兴举	责任编辑: 李 志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

编委会

顾问：吴式颖

主编：朱小蔓

执行主编：王 晨 孙邦华

副主编：王有亮 杨克瑞 於 荣

编委：丁永为 于书娟 叶向红

刘 灿 应方淦 李永生

杨明全 张树东 余清臣

陈 瑶 陈露茜 周洪安

赵淑梅 赵福江 郭兴举

秘书：罗小连 张 乐

总 序

在心中掌一盏灯

美国教育学者戴安娜·拉维奇（Diane Ravitch）打小是在德州休斯顿的公立学校上的学，年前她用在公立学校学的一手漂亮干净的英文写了一本刺痛美国教育的书：《美国伟大学校系统的死与生》。在书中，戴安娜对比自己孩童时期所受教育和当下的教育，最为怀念的是她的英文老师瑞特克立夫女士。她满怀深情地提到这位老师在指导阅读经典名著中，不仅让她学会了正确、优雅地读写和表达，深入地思考，而且也让她感受到了如何得体和尊严地生活。果然，多年后，她因为对自己原来支持的教育改革的反思和批评而被称为是美国教育的良心。

不知这位英文老师是否知晓她早年的教育作为一种深刻的情感记忆奠定了学生此后人生生活的根基，延续在社会文化的精神血脉中。这是教师在学校教育中对儿童成长发挥重要影响的又一个例子，读起来既朴素又感人。

在学校教育中，儿童像太阳一样是教育的中心，教师则是支持和鼓励儿童成长的关键支点和引力。往往听到学生说，老师的某句话，某个表情，某个行动，或一个场景让他福至心灵，感悟良多，而渐渐温养出自己的价值、趣味和洞见，品格与修养。可见，凭心凭理而论，教师也是

教育的中心。有好的教师，才可能有好的教育，才会有良善而意义丰富的学校教育生活；孩子们仁慈、公平的情感，良好的性格，健全的人格才有可能形成；关心与合作，想象与创造，批判以及作出正确决定的能力才有机会得到锻炼。而只有从我们的中小学校里一批批走出这样的学生，我们才真正拥有一个延续而不退化的社会。

好教师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也是教育一直追寻的目标之一。能说出让学生感悟的话，做出让学生感动的行为的老师非一朝一夕之功可得。教育不是分数和考试，也不仅仅是训练和教学，而在根本上是一种价值观与品格教养的过程，是为学生探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这一人生历程做准备，做演练。这就意味着教师要有在整全意义上为学生值得过的生活做指导与呵护的情怀、智慧、责任和勇气，其实，它含有教师对自己职业的道德意识，它考验和锤炼着教师的道德想象力。这对于教师当然是很高的要求，似乎是在苏格拉底、孔子、裴斯泰洛齐、苏霍姆林斯基等教育家、教育思想家意义上的要求。迎向这种要求需要客观条件，也需要来自外部的规范，更重要的是无止境的自我教育，是在与学生的共同成长中，教师自己认真思考什么是值得过的教育生活，并努力地追寻这种教育生活。作为教师职业的担负者，除了为年轻一代负责外，我们必须也为自己负责，包括养护自己的心情与精神。好教师，也是温养出来的。

这种温养细说起来路有万千，各有妙法。但无论如何，静静阅读一些经典著作，与伟大的心灵对话，从中汲取养料该是共通之处。如今的社会，变化迅捷，时风浮躁，不乏迷乱与庸俗，读书的心很容易渐渐淡去，坚守的勇气也

难免消退。重新鼓起老师们读书的心和坚守的意志，需要在心中掌起一盏灯，照亮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前行的道路。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从中外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中寻访到一些伟大的心灵，同时邀请一些中青年学者，编写出这套《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推荐人们与伟大心灵相遇。如果老师们能由此激发兴趣、生出热望，进而登堂入室，与之对话，我们甚以为慰；如果老师们能擎着这盏灯，由此渐渐趟出自己的温养之路，我们更由衷赞叹与同喜。为了上述愿望，我们的编写力求选择精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生动活泼，努力做到学术性与可读性兼顾，思想性和趣味性并存。成功与否，敬祈读者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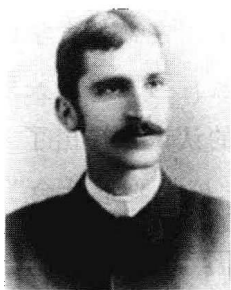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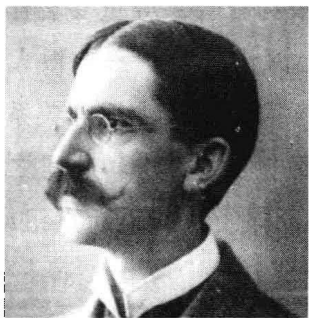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生活环境与实用主义哲学	5
一、生活环境	5
二、实用主义哲学	16
第二章 杜威早期教育思想	24
一、开始关注高等教育问题	24
二、对中等教育的探索	29
第三章 杜威中期教育思想	35
一、论儿童及其教育	36
二、《大学初等学校组织计划》	42
三、《我的教育信条》	46
四、杜威学校	62
五、《学校与社会》	71
第四章 杜威后期教育思想	91
一、论教育中的民主	91
二、《民主主义与教育》	111
三、日本、中国之行	132
四、对进步教育的批评	148
推荐书目	179
后 记	180

导 论

在现代教育史上，美国教育家杜威无疑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教育思想标志着一个时代，深深地影响了现代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理论上，现代教育思潮虽然派别纷呈，但所论述的问题，总与杜威的教育理论交织在一起，或者是由杜威挑起的。在实践上，一方面，杜威以他广阔的眼界和深刻的洞察力，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教育哲学系统，“生活”和“经验”成为其哲学和教育中的核心概念。这一体系帮助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获得了很高的发展基点和强有力的理论保障，有力地推动了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教育改革。另一方面，他曾受邀于日本、中国、土耳其、墨西哥、英国和苏联等国家从事讲学，宣讲其哲学理论和教育思想，引起或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实验。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杜威的教育思想乃是我们“理



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解近百年来美国以及众多国家教育演进的钥匙”^①。

本书试图在一个历史的、发生学的视野中，观察杜威对现代教育的思考和参与的全部过程，以期使大家更准确地把握杜威教育思想。但同时并不打算“事无巨细”“包罗万象”地把杜威对现代教育的探究和实践的所有文章和事件都呈现给大家，而是试图选择每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最能体现此时期思想特征的文献和事件进行挖掘、比较、概括和综合。这样我们不仅知道杜威教育哲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命题的内涵是什么，还会理解杜威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概念，以及在他的教育实践和社会活动中又是如何践行或修改这些概念和命题的。

杜威对教育的思考，最早是从关注中学的德育、心理学教学问题和女子高等教育问题开始的，自此他把教育研究作为其一生的兴趣，并且提出了教育和民主的关系，教育和现实生活的关系这两个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

杜威到芝加哥大学担任新组建的哲学系、教育系和心理系的主任和首席教授之后，在1896年他组建了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该校被社会广泛誉为“杜威学校”。围绕着实验学校的创办，杜威相继发表了《大学初等学校组织计划》《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等重要著作，初步奠定了实用主义教育学体系，深化了对在密歇根大学时提出的“教育与民主的关系”“教育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认识，提出了“儿童中心”“教育过程之外无目的”“学校是雏形社会”“教育即经验的不断重组或改造”

① 滕大春，前言，杜威和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见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4

等具有杜威特色的教育话语。1904年由于关于实验学校领导权的纠纷，杜威一怒之下辞去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教育系和心理系的行政和教学职务，杜威学校的实验终止。杜威遂接受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邀请，担任该系哲学教授和该校教师学院的兼职教授。

杜威离开芝加哥大学，终止了学校实验。这件事的意义非同寻常。一方面，学校实验的终止使杜威再也没有机会亲自主持一项完全体现自己的教育哲学的学校实践，因而也就使得自己的理论再也不可能深入学校管理和课程教材设计的微观方面，而停留于宏观的理念表达的层面。这种理论的“悬空”状态，直接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教育界和学术界普遍性的对其理论实用性的批评。另一方面，学校实验的终止将杜威对教育、政治、伦理、社会的思考引上了与以往不同的轨道。与以往总是从校园内部“观看”和“思辨”社会变迁不同，来到纽约以后的杜威，不再以“旁观者”而是以“参与者”和“领导者”的身份来看待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他对教育现象背后的政治要素、社会舆论要素、商业要素和文化要素的剖析比任何以往的时期都要深刻。他亲自参与组建或领导了数十个地域性的乃至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例如，纽约教师同盟、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全国有色人种权利促进会，等等。在政治和社会哲学上的进步以及对影响广泛的社会活动的参与给了杜威一个新的机会，那就是在进步教育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之时，杜威便冷静地分析到进步教育由于其非政治化、脱离现实社会等倾向而最终走向死胡同。日本、中国之行以及对进步教育运动的批评构成了晚期杜威教育思想成熟过程中的两大事件。这两大事件存在着重要联系，

即：日中之行后杜威的教育思想中的“个人主义”让位于“社会主义”，他对教师的社会责任、教育活动的文化政治基础的强调取代了以往对“儿童中心”“活动中心”、教育活动的心理学基础的强调。而这样的思想演变的后果深深烙印在杜威对进步教育运动的批评和反思的所有话语之中，例如，杜威对进步学校脱离社会实际的批评、对进步学校的教师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的批评，等等。

1952年93岁高龄的杜威因病去世。杜威去世以后世界发生了很多影响重大的事件，例如，“冷战”以及“冷战”的结束，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回归，女权主义的复兴和文化上后现代主义的流行。世界变了，教育也变了，人们看待杜威和他的教育哲学的标准也不断在变化。在我国，人们对杜威哲学和教育理论的评价曾经大起大落：民国时期教育界热捧杜威；新中国成立后杜威作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遭遇激烈批判；1978年后杜威研究逐步走到冷静、客观的学术道路上来。进入21世纪，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春风，越来越多的学者们、一线教师们和未来的教师们带着好奇和崇敬阅读杜威、发现杜威，他们在杜威研究中成长，也帮助自己的学生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第一章 生活环境与实用主义哲学

一、生活环境

1. 福音派信仰

佛蒙特（Vermont），位于美国东北部，与加拿大接壤，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六个州之一。州名源自法语“Verde Mont”，是“绿色山峰”的意思。1609年，法国探险家山姆·迪·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发现了绿山山脉和用他名字命名的尚普兰湖。1724年英国人开始在该地区定居下来。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纽约州于1781年、1782年和1790年相继放弃了对这个地区的权力。从1777年到1791年，佛蒙特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佛蒙特共和国，于1791年被接受为美国的第14个州。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个以“自由与统一”为箴言的边境小州之所以闻名于世，不在于它的繁华和喧嚣，而在于它美丽的秋天和保守祥和的文化环境。但在很多教育学者的眼中，认识佛蒙特，其直接的缘由却几乎完全是因为它是大教育家约翰·杜威的出生地。

在1859年的秋天，杜威降生于该州最大的城市柏灵顿（Burlington）的一个普通的小杂货商家庭。尽管这个家庭并不富有，但一家人相处融洽、生活其乐融融。杜威的父

亲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商人。在南北战争中，他自愿参加北方部队为黑人解放和国家统一英勇奋战。在信仰上，他尽管也是一位清教徒，但他对神学或宗教却不感兴趣。平素严肃而少言。杜威的母亲则不同，她性格刚强而开朗，对福音派的信仰十分虔诚，对孩子们在信仰方面的管教也非常严厉，正是母亲的影响给杜威青少年时代的人生观打上了明显的宗教烙印。

然而这种“烙印”对杜威来说是痛苦的。在其1930年发表的自传性回忆录《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中，杜威曾这样说过：

“（在福音派的信仰中）自我脱离了世界，心灵脱离了肉体，自然界脱离了上帝：这样形成的那种分裂离析之感，使我感到一种苦人的压抑——或者说，这种分裂离析曾使我心如刀割，也许更为确切……至少在下意识中，我倾向于追求这样一种世界和生活，它具有与人类有机体相同的特性。”^①

1882年9月，杜威开始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习。在这里，在莫里斯（G. Morris）教授的指导下，杜威深入地钻研了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并成为黑格尔的忠实信徒。从黑格尔那里，杜威获得了关于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存在有机联系的思想，从而逐渐弥合了他长久以来因为福音派信仰而带来的分裂感。但杜威的宗教热情并没有就此熄灭，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时候，他还活跃

^① 孙有中：《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

在学生基督教会所举办的各类讲演之中，热衷于对《圣经》进行理智的探讨。但杜威的这种信仰的热情在其任教芝加哥大学时便已消失殆尽了。诚如美国历史学家史蒂芬·洛克菲勒（Steven C. Rockefeller）所说，到了1894年，杜威已经“放弃了所有基督教传统所特有的宗教教义”。^①

不过，在福音派信仰中，那种温情脉脉的社会情怀和号召在“联合的生活”中实现对完美人生的追求并没有在杜威的思想中销声匿迹反而奠定了他一生的创作基调^②。用哲学学者童庆柄先生的话说，即在杜威那里与科学和理性对立的所谓“宗教”消失了，但“宗教感”却作为一种理想和信念的力量保存了下来^③。无论是在杜威的



莫里斯（G. Morris,
1848—1889）

《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中，还是在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以及《人的问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福音信仰在这方面给他的深刻影响。

应该说，在前哥伦比亚大学时期，从对信仰的执著到将信仰理性化的这个转变并不只是在杜威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个现象有其时代的原因。美国福音派研究的著名学者乔治·马斯登（Gorge M. Marsden）教授在谈到19世纪中后

① 孙有中。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2

② 孙有中。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

③ 童庆柄。论杜威的宗教哲学。见樊丽萍。杜威思想与当代世界。文汇报，2005-05-30

期美国的福音派运动时这样说：

“正如已经看到的，1865年至1917年间成年的那几代新教徒面临着对其信仰的最深刻的挑战。达尔文主义和自然科学向《圣经》的权威发起了挑战，而新的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在几乎所有层次上都引发了思想的革命。巨大的社会变化加上迅猛的世俗化运动——尤其在科学和高等教育中——侵蚀着新教的实际支配地位。从个人方面来看，这就意味着，许多在成长过程中不容置疑地接受了《圣经》的绝对权威和福音教义的确然真理的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这类信念不再能够理智地被接受的世界中。……如果他们（这里指的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引者注）想要保有智识的尊严，那么看起来他们必须要么放弃基督教，要么修正它来迎合当时的标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后一种选择似乎是唯一有力的选择。”^①

事实证明，马斯登所言不虚。杜威所选择的正是这后一条道路。

2. 社会转型

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詹姆斯·古德（James Allan Good）博士研究认为，杜威后来所说的“那种分裂离析之感”不仅有着信仰上的原因，更与当时的柏灵顿小镇正发生着的社会变迁的现实有关，“少年时候的杜威便

^① 乔治·马斯登，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4

痛苦地意识到了在他的家乡存在着的紧张的阶级关系”。^①

柏灵顿是连接加拿大与新英格兰地区其他各州之间的铁路枢纽，全美第二大木材基地，也是佛蒙特的商业和文化中心。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那些带着不同信仰和习惯的移民大量涌入这个当时还很保守的小镇。自内战结束后这个城市的人口在五年之内翻了一番。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紧张伴随着城市化和移民的涌入而加剧。

“社会已分化为明显的阶级，一边是本地根深蒂固的资本家阶级，另一边则是比例日益增长的贫穷移民与工人阶级。民族与宗教构成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但与此同时，古老的镇议会民主传统尚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柏林顿小镇已经显现，社会的阶级分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与古老的共和主义民主传统之间的紧张正日益加剧。”^②

传统的生产方式已越来越多地被抛弃，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和谐、合作关系也似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而消失。有学者认为，在杜威的教育理论中，对纺织、园艺、木工等传统手工劳作活动的强调，正是他怀旧情绪在

① Good, James Allan, PhD. A Search for Unity in Diversity: The “Permanent Hegelian Deposit” in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Rice University, 2001, p. 77

② 孙有中. 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